

坊间名人

一只不会打弯的手腕

——记抗美援朝老兵栾文人

刘学刚

烟熏大师

杨蔚华



抗美援朝老兵栾文人



板门一笔,战止烟消。丧家犬、跳梁千里逃。晴光许我歌新宇,中朝谊,贯云霄。短剑长矛,和平卫,血吞山国,壮行生死抛。浪平江阔思英烈,彰无畏,著风标。

——题记·献给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

“滴答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滴滴答答”“这就是1、2、3……”边说边在桌面上敲击着的这位老人,娴熟的动作让我吃惊。在与老人的交流中,多是老人片段式的回忆,还时断时续、影影绰绰的,但一提到“电报”这个话题,老人的记忆仿佛一下子恢复了正常,那动作富有节奏,那敲击声煞是有力。

“电报”两个字,如同一条活蹦乱跳的鲶鱼,搅动了老人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老人名叫栾文人,现年93岁,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现居住在福山区臧家庄镇水道观村。

谁说时光不可以倒流?当老人的记忆被激活后,他清晰的思维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70年前的沧桑岁月。老人入伍的日子,是1949年农历正月十六,刚过了正月十五。

当被问及“为何要去当兵”时,老人一时激动,但又很镇定地说:“我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兄弟多的要带头报名,我兄弟三人,我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言语中透着自豪和坚定,当时他可是单亲家庭里的老大,已经是家里的“主心骨”了。他有两个弟弟,一个16虚岁,一个刚刚9虚岁,而他父亲是在老三出生不久后因病离世的。多年来,他和母亲度日如年,将两个兄弟拉扯长大。如今他要报名参军,他和母亲深知时局并不太平,外面的枪炮声似乎还能听到。老人声情并茂地说着,还夸赞他的母亲如此开明,亲手将他送到了领兵人的手里。于是,他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老人清楚地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先在马陵家片区集结,由此南下福建,加入了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军。

是的,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军,隶属山东军区。“青即战役”后,于1950年2月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和警备任务。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的枪声已经打响。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老人没有出现在第一批赴朝作战的部队中。老人回忆说,他也递交了请战申请,没有批准,而是集结到天津当时的华北军区第66军,成了一名通信兵——电报报务员。

66军的前身是解放军华北军区第1纵队,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北军区第1纵队改称为第66军。1950年、1952年入朝作战,入朝参战期间,涌现出“曲桥里阻击英雄营”“钢胆铁身战地英雄通信连”“铁血山英雄连”等许多英雄模范单位。

在天津,老人接受了特殊的培训,不仅学习了无线电相关知识,而且还认得了26个英文字母。这也正是当时的摩尔斯电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也许正如老人所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名字叫‘文人’,认识几个字,才去了天津进行特殊训练。”

集训后,老人随部队赴朝。五个多月里,他几乎没有离开“山洞”,右手就是他战斗的武器,收发电报,持续点按报话机按钮是他发射的“子弹”,他传送和接收电报,那一串串单调而又神秘的电码,就是他的“战利品”。

他说:“电文中的具体内容一概不知,只负责收发。”那是军事机密,接收后由机要科负责翻译,但他深知这一道道电文,正是前方指挥员最需要的。台长、编报员、译报员、报务员、马达员,各有分工,互不“串台”,各守各的“阵地”。

当时发电的马达由两人负责,马达是

当时的苏联提供的。

二

“这个手术,也是由苏联专家给我做的……”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老人的右手手腕原来是不能打弯的,五指功能正常,只是手腕是“死”的,僵直不能转动和弯曲,手背上凹陷的伤疤仿佛在述说着什么。老人说,当时在“山洞”里的战友们也有冻坏耳朵、冻坏手脚的。他的右手冻坏后,无法工作,被迫回国治疗。后被评定为因战伤残等级六级。

“这只手是冻坏的,完全耷拉着,手腕没有了筋骨,在沈阳由苏联派来的专家给我做的手术,是从胯骨上取了一块骨头移植到手上的……”老人的手保住了,可这种“植骨固定手术”后,他的手腕再也不会打弯了……

老人讲,在五个月里,为了抗寒御寒,他们不得不“强迫运动”,尤其在晚上睡觉时,睡一会儿就要爬起来运动,有些太瞌睡实在醒不了的战士,就由连队干部叫醒或者架起来强迫运动,否则,他们就可能会在睡梦中冻死。

“老坐着不动,挨冻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老人说,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那寒气是钻心透骨的。

右手触摸电键,手指常会冻在金属的连杆上面,右手背就是因机械式单调的动作而冻伤的。随着时间的持续,冻伤一天天加剧,原来的小疙瘩变成脓包,到最后脓血流不出来了,因为冻伤外面已经被冻硬,手腕处溃烂了一个大洞。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弯下去的手掌再也抬不起来了,才知道冻伤已经恶化到了骨头,此时他的右手已丧失了正常功能。

老人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虽然不曾与敌人短兵相接,但他和自己的战友们以另一种方式冲锋陷阵,一次次准确收发电报,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发小是位身高近1.9米、胡子拉碴的老男人。其实他也不老,四十多岁,只是因为单身,被我们戏称“老男人”。他有个更高雅的名字:烟熏大师。

烟熏大师,非每天化烟熏妆,而是甚爱香烟,亦甚爱美酒。我们在一起时,常劝他,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找个女人成个家,要不然,再过几年,就该是找老伴了。他总是笑笑,悠悠地吸着烟,眯着那双细长的眼睛,哼唱着不知几辈子前的小调,很是凡尔赛。

只有我知道,上大学时他曾有一个心仪的女孩,爱得你依我依。毕业后,不知何故,俩人没有在一起。烟熏大师这个名字是我儿子给他起的。他特喜欢小孩,每次聚会都要抱抱逗逗孩子。可孩子们总嫌他身上烟味重,都挣脱开,跑远了,还给他赠送一烟熏大师的雅号。他也不生气,时常带给孩子们一些他自己做的小玩具。不羁的胡子每每搭配着讲究的装束,用孩子们的话说:烟熏大师的眼神很“哇塞”。

那年从上海回来后,他和几个小伙伴开了一家装饰公司,自己是老板兼设计师。在我们看来,他的手绘设计图,任何一张,都堪称是一件可以收藏的艺术品。

这个家伙喜欢喝XO,拥有极高的审美水平,对工作更是精益求精。今儿上午去他的工作室找他,他正给客户讲一套别墅的设计方案。我坐在办公室一角,不经意间欣赏到他的“表演”:“生命之水”缓缓地滴入左手手中的水晶矮脚杯,右手燃着他的最爱——沉香香烟,全身似乎沉浸在交响乐中,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扬。拿着酒和烟的手时而在九天,时而在五洲。举手投足,自带旋律,妙语连珠,自带芬芳。客户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跟我一样,沉迷在他挥洒自如的讲解中。空气中的沉香与XO各自弥漫,让人有一种陶醉的愉悦。眼前这位大师,噢,是烟熏大师,很快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爱马仕橙、高级实木、强烈时尚与古典搭配的开朗、雅致、沉稳而又不失热烈的空间中。连院子里种的绿植,他也给了合理建议。20分钟的舞台戏,他一个人用灵动的语言和唯美的设计,构建了一个椿萱并茂、兰桂齐芳的家,搞得我都想砸了我们家,找他重装。

看他在合同中潇洒地签下“鹿山”(烟熏大师的真名),一笔不菲的设计费就此转入账户。对于我这个设计小白来说,有的

只是羡慕。看来,大师非虚名也。

这样一个灵魂有趣的男人,一个散发着尼古丁和橡木桶气息的男子,不知是何等的女子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得熬多深沉的夜来述说他的爱情故事呢?

后来,我认真仔细地听了 he 喜欢哼唱的小调,是上世纪50年代王洛宾先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永隔一江水》。

下午,鹿山煮了白露茶,和我、助理小田三个人聊了许久。从小田那儿,更真切地了解到鹿山是怎样用他的执着与热爱将艺术与生活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客户的每一套房子,他都会反反复复去现场N次。他的客户都知道,找他设计,得把房屋钥匙给他。日出前他会去,日中、日落、子夜……他随时会去,只带一把尺子、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详细了解客户家庭成员及其工作情况、身体情况。他经常会待在毛坯房里一天一夜。不与物杂,粹之至也。他在设计中已然忘却一切,求真,求实,匠出自然,别出心裁。

合上那本略带烟草味的设计手稿,望着烟熏大师一个人远去的背影,感慨万千。倘若身心无所适从,那就与工作热恋吧,也会孕育出鲜活的人生。